

# 八百里皖江“护豚记”

◆本报记者张倩

江豚巡护员在西江保护区巡护。张倩摄



## 一起违法电鱼案因巡护员的协助被侦破

“‘大鱼’今天凌晨两点要收网了。”

2018年正月,当大家还沉浸在新春过节的氛围中,胡师斌终于等到了“线人”的消息,他们的目标是与长江航运公安局密切配合,抓捕一个常年活跃的非法捕捞团伙头目。此时胡师斌担任安庆江豚协巡队队长不过半年。

“非法捕捞团伙用电打鱼,一般采用蓄电池、升压器、大号鱼勺等打鱼设备非法捕鱼,对水生生物的伤害较大。但那个团伙很狡猾,要当场人赃并获很难,所以我们一直在等时机。”胡师斌告诉中国环境报记者。

由于对方是快艇捕捞,增加了抓捕难度,所以胡师斌认为绝不能打草惊蛇,公安的船、渔政的船和巡护队的艇都按兵不动,巡护员正常作息。

为了防止走漏风声,抓捕当晚11点,收到线报后,他只接上长江航运公安局安庆分局和渔业局的两位负责人,临时通知两名巡护员,便悄悄出发。

半夜两点,一艘快艇在漆黑的长江边驶离,为了防止被非法捕捞团伙的“放哨员”发现,他们把车停到几公里外,与在江边监视的线人“搭上线”,便派一名巡护员去江边观察快艇的动静。

4点50分,巡护员给出暗号,快艇带着渔获驶回了。“别着急,等他们挑完捕捞的鱼,搬运到车上,可能放哨的人就会放松警惕,从坝上下去和他们一起,这就是我们的时机。”当年在长江巡护的胡师斌分析道。

时机到了。凌晨5点多的码头,长航公安和巡护员步步逼近,在电打鱼团伙还没反应过来时,将其抓捕。一起由巡护员参与协助侦破的案件终于收尾。

2018年不仅是让胡师斌印象深刻的一年,对安庆来说,也注定是意义不同的一年。同年,长江江豚被认定为独立物种,是中国的特有物种。在白鳍豚被认定为功能性灭绝后,江豚成为长江中仅剩的鲸豚类动物。

也是在2018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指出,安庆江豚自然保护区不断“瘦身”,保护区内存在影响江豚生境的一些问题。

自督察组反馈问题后,胡师斌和他的巡护队队员们与政府部门的配合越来越密切——协助渔业、长航公安、海事等部门,经常性地开展打击违法电鱼专项行动,配合渔政部门做好长江禁渔期执法管理,不断加大巡护力度和增加巡护频次,取缔非法捕捞。

截至2020年,安庆江豚协巡队累计巡航里程达6万多公里,协助渔政联合行动百余次,打击非法捕捞200余次,劝导渔民近千人(次)。

## 那些最懂长江的人,成了江豚的守护者

“我小时候,江豚随处可见,2004年我成为一名港口污染物接收工作者,船舶污染、工业排放和非法捕捞开始多起来,我看到江豚的次数也随之变少。”盛夏的江边,胡师斌站在江边的芦苇丛旁,给记者指着十多年前自己工作的区域。

2015年,从未上过大学的胡师斌在安庆、合肥两地奔波,这个在江上工作十多年的中年人,做了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成立一个省级环保公益社会组织,如果成功,这也是全国首家致力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公益性社会组织。

“成立一家环保组织,手续复杂吗?”记者问。

“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哪来的勇气,直接就找到省里办理注册手续的部门。我向对方说明来意,表达自己常年在长江上工作,对长江足够了解。长江面积辽阔,需要专人长时段巡护,这就非常需要民间力量。”胡师



曾经的框架码头,如今成为亲水平台。张倩摄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到安徽省安庆市“回头看”的3年多后,胡师斌有一个切身感受:这两年江豚真的越来越常见了。

2018年显然是一个关键节点。这年初,安庆江豚协巡队队长胡师斌经历了一段惊心动魄的非法捕捞抓捕事件。8个月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来了。围绕着“保护江豚”的主题,有太多人在安庆江豚保护区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盛夏,当记者来到安庆采访时,2018年初的记忆,在胡师斌的脑海里仍像电影一般清晰。

斌告诉记者。

凭着愚公移山般的坚持,胡师斌在心中细细打磨了无数年的念想终于实现了——2015年8月4日,在安徽省民政厅注册,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备案,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正式成立了。

协会成立了,这让与胡师斌一样对长江有很深情感、想参与长江保护的志愿者们,一下有了归宿。

2017年,农业农村部“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第一批协助巡护示范点就在安徽安庆挂牌。这一年的6月30日,安庆江豚协巡队成立,胡师斌担任队长,多名退渔转产转业渔民加入了巡护的队伍。

张礼元如今就是巡护队的一员,曾经的他是一名渔民。8月的一个上午,在安庆大观区镇江村海口镇的西江保护区(安徽省安庆市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记者见到了刚刚巡护一圈回来的他。

“以前是渔民的时候,就见到江豚,久而久之对其生活习性有一些了解,比如江豚喜欢以家庭为单位出现。后来保护区后,我发现它们很‘挑食’,因为嘴巴不大,就只能吃小鱼,皮肤也很脆弱。今天天气太热了,你不太可能见到江豚。”

在西江保护区,和张礼元一样的退捕渔民,大约有10位。“这既是政府提供的惠民政策,也是因为我们这群人确实适合这项工作。”张礼元进一步解释道,“我们以前是渔民,了解不法分子的出没习性和可能出现的地方。这些经验在保护区范围内,对保护好江豚和它的生存环境很有帮助。能更有效地杜绝非法捕捞和垂钓等行为。”

安庆江豚协巡队成立以来,江豚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20年7月至今,巡护队员增加至21人,巡护长度从60公里延伸到整个长江安庆段的165公里,为江豚保护注入了一股坚实的民间力量。

尤其是2018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长江安庆段“把脉问诊”,指出安庆市江豚自然保护区严重“瘦身”后,当地政府积极整改,汇集各方力量参与到保护区的建设和整改中。

张礼元感受到:保护的力度更大了。

## 保护行动持续开展

安庆是长江流入安徽省的“第一站”,不仅是西江保护区,整个长江安庆段都是长江江豚理想的栖息场所,也是干流中长江江豚分布最集中、密度最大的江段,是江豚就地保护的重要水域。

在督察组指出江豚保护区的问题后,安庆立行立改,一系列行动持续开展,一时间,江豚保护被提到了更高的位置。

安庆市委市政府将江豚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作为污染防治攻坚“1号工程”和各地党委、政府“一把手工程”。《安庆市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方案》《安庆江豚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方案》陆续出台,实施“三策”整治方案,全面完成江豚保护区问题整改。

“三策”指的是一船一策、一口一策和一泊一策。安庆市港航中心工作人员张朝生告诉记者,在一船一策方面,提前一年半完成长江干流492艘渔船拆解任务,实现长江干流全江段全面禁捕。在一口一策方面,全市长江干流18个人江排污口,7个已取缔关闭或停用,其余11个全部整治达标。

“关于一泊一策,安庆对全市长江干流121个泊位分类整治,完成68个泊位关闭退出,两个泊位改变功能,51个泊位保留完善。”站在长江岸堤上,张朝生指着眼前一处港口的泊位告诉记者,“你看这里,原本是安庆的第一个框架码头,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改造成亲水平台,夏天市民常常到这里纳凉,我们也算在一定意义上保留了历史的痕迹。”

不仅如此,安庆市以江豚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为契机,全面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开展城区岸线江岸环境、江岸容貌、生态景观三大整治提升行动。提升工业企业污染防治能力,排查整治沿江“散乱污”企业1664家,城区沿江一公里内6家化工企业全部退城进园。

此外,安庆还开展江豚保护地方立法工作,中国首部长江江豚保护地方性法规——《安庆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安庆也成为全国首个为保护单一濒危物种立法的设区市。

水流流动,水清鱼跃。盛夏的午间,记者在西江保护区巡护员带领下,乘着小艇巡护了一圈。尽管天气炎热,也没有看到江豚的踪迹,但却听到了巡护员带来的好消息。

“我们这里刚诞生了一只小江豚,才两个多月大。小家伙刚生出来,不太会游泳,自己在那儿往上蹿。现在时不时黏着妈妈,有时候高兴起来了,就跟着学习游泳。希望你下次有机会能看看它。”张礼元说。



虎头山上的山火持续燃烧  
浓烟滚滚。王正坤摄

# 奔向山火的环保人



到火场的最后几公里,交通工具无法进入,要靠人接力送物资。冯平摄

守护在山上的志愿者们。郑汉峰摄

# “火灭的那刻大家相拥而泣”

◆本报记者余常海 通讯员杨青敏

从没有哪个夏天,让曹玉宸如此急切地盼望一场雨。

持续近一个月的连晴高温,不仅打破了重庆市有史以来的气象记录,更出现了干旱、山火等紧急情况。8月21日22时30分许,位于重庆市北碚区歇马街道虎头山北碚的虎头山突然出现了山火,这让包括曹玉宸在内的重庆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虎头山属于缙云山脉,绵延向北7公里就是著名的缙云山自然保护区。今年26岁的曹玉宸,是土生土长的北碚人,如今他是重庆市北碚区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北碚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缙云山承载着从小到大的无数美好记忆,儿时与父母避暑,恋爱时来山上踏青,他深爱着这里的一草一木。

望着山上不断升起的阵阵浓烟,铮铮男儿的曹玉宸眼里含着泪,看到现在缙云山受伤的模样,他心疼极了。

“我要去保护它,它是从小看到大的山。”

## 奔赴:向山火挺进

一场山火,牵动了重庆所有人的心,也牵动着北碚局干部职工的心。

得益于北碚局建立的智慧生态环保系统,布局在北碚区多个地方的高空瞭望塔,在8月21日晚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有山火的迹象,曹玉宸在系统监控中看到了他难以想象又无比揪心的画面:夜空下的虎头山,火借风势,浓烟滚滚……

8月22日,这套系统全部移交给应急管理部门,用于监测山火以及救援研判。北碚局也组织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应急工作组,并成立了3支志愿者队伍,支援救火,曹玉宸第一时间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同为志愿者,北碚局的侯海林、杨晓宇率先奔赴火场,杨晓宇告诉中国环境报记者,由于进山无路,他们需要徒步半小时后才能到达任务分配点,领取任务后再徒步半小时到达具体任务处。

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山火现场由武警官兵以及挖掘机负责开辟出隔离带,侯海林、杨晓宇等志愿者负责将散落的树木运输到隔离带以外。

山坡陡峭,救援汽车无法通行,数百名摩托车骑手在1小时内集结完毕,身背50斤的救援物资往返,呛人的尘土,在摩托车的灯光中肆意飞扬,再往上热浪扑面,山火的狰狞逐渐显现。但山上更多的仍是志愿者们肩挑背扛,短短的隔离带上,几乎所有志愿者都摔倒过,但所有人还是义无反顾地爬了起来。

山火,临近……

志愿者,更近。

## 决战:出其不意的战术

雨,始终没有来。火,还在燃。

8月25日,夜幕降临,扑灭虎头山山火的决战正式打响。

隔离带是有效隔离山火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突破,后果不堪设想。

8月25日17时许,山火离八角池森林防火阻隔带越来越近,不到一公里的土黄色阻隔带上,是密密的人墙,曹玉宸也淹没在“钢铁长城”之中。

阻隔带上,曹玉宸与同事们坚守在一线,防止山火

蔓延。

从山脚到山上,他们同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用接力的方式,将灭火器、头灯等物品,纷纷运送至最高处,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

“来了!他们来了!”

远处的山下,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欢呼声。来自云南、甘肃、四川等地的消防指战员、武警官兵们沿着陡峭的山路一路向上。

“重庆雄起!”

专业救援队伍的到来,让曹玉宸与同伴倍感振奋,声嘶力竭地鼓劲,呐喊声响彻天际。

8月25日20时左右,全体救援人员均已集结在八角池森林防火阻隔带。

人员到位,夜幕降临。坚固的人墙,冷色调的头灯,宛如璀璨星河,与一个山头之隔的烈焰形成对峙之势,决战在即。

“点火!”8月25日20时30分许,随着指挥部一声令下,决战的号角正式吹响。云南森林消防人员在阻隔带点燃一簇火苗。不多时,一团火球轰然而生,又迅速变成一条火龙。

“怎么回事?”

“火势怎么变大了?”

还不明就里的曹玉宸与同伴瞬间懵了,火龙肆虐,他们的心也在揪紧。

但疑虑很快就消散了,现场也传来了声音,原来这是云南森林消防采用的一手奇招——“火攻法”,也被称为“反烧法”,其原理就是“以火灭火”,由人工点燃火线(火线),与相向烧来的林火对接,使结合部骤然缺氧失去燃烧条件。这种方法灭火效率高,能有效控制大面积、高能森林火灾。

## 胜利:志愿者仍在守护

然而,在等待林火相接的时间,火势持续增大,现场的人群无不屏住呼吸,手里的灭火设备早已沾满了汗。

8月25日23时许,“火攻法”取得明显效果,山火终于得到有效控制。指挥人员宣布,现场全部撤离。

曹玉宸与志愿者们相拥而泣,高声呐喊,那一刻,他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欢喜,阵阵欢呼声划破凌晨的长空。

凌晨,山火扑灭,志愿者们仍守护在山上。

“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清理余火。”北碚局里的不少志愿者又聚在一起,分了工,有些依然坚守在一线。

在他们的身后,还有数百位官兵、消防队员、党员干部,有的在灭余火,有的在运送物资,有的则在原地休整。明火虽灭,但不能有丝毫懈怠,他们坚守阻隔带,共同守住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一夜苦守,红日冉冉升起。

战斗还未完全结束。26日上午8时,曹玉宸看到部分志愿者忙着清点物资、清理垃圾,让山道重新变得洁净。

已疲惫不堪的他看到又有志愿者准备将救援物资送上山,曹玉宸转眼望向他也望向了他们拼命守护的缙云山。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像是对自己说,也像是在对这片美丽的青山说。

即将入秋的山,终来一场雨,酣畅淋漓。